

我在安宁疗护里的自我救赎

王冰菲

Healthcare Professional - Honorable Mention

临终关怀？安宁疗护？

时光倒流，回到六年前，在我所处的四线城市的小县城里，即便我是一名护士，但对于上面的那些词语，我们前所未闻。

我所在的县城医院，没有 ICU，科室没有呼吸机、除颤仪，当病人的病情危重或是在生命末期，只要家属和病人不去上级医院，我们就认为是放弃治疗，即是来等死的！而时常巡视的护士第一眼看向的始终会是监护仪上的数据是否正常，尔后才会望一眼床上的病人。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、要不要、能不能和该怎样去治疗和护理这样的病人，往往是靠仪器上的数据而牵动着医生护士的心绪。

在我毕业后当护士的第二年的一个冬夜，有个肝癌晚期的病人，已肝昏迷出现了深大呼吸，多年的肝癌史，经历多次的大出血抢救，这次家属终于是被折磨的放弃了，不再去上级医院。约凌晨四点左右，我巡视病房，发现病人呼吸有点急促和烦躁，随即测量血压是 80/50，立即去敲值班医生的门，听见医生回答“知道了！”

半小时后，未见值班医生起来，此时见心电监护仪上心率又加快了，再次去敲医生的门，医生又回答：“知道了！”

又过了一小时，医生依然没有出现，而旁边的家属也一副无所谓，我再次测得血压 70/50，对于年轻且又新护士的我，当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不知不觉到了早上抽血、晨间护理的时候，等我差不多忙完时，碰巧主任来了，发现病人不对劲，立即给予静脉用药抢救，最终病人在快要咽气的最后一刻被抬回家了。

后来在晨会交班上，主任问我为什么不通知医生，我立即说：“喊了三次医生，每次医生都回知道了，但就是不见医生出来”。当晚跟我一起值班医生却立即说：“没听见护士喊我！”

明明大家都相信我不会那样做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争辩一句。从那时起，我的世界黑暗了，整整三个月我一闭眼就会想起这位病人，也有过半夜睡不着，几次想到楼顶一跃而下，这样是不是就还清了我造的孽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没有撒谎。从此我就沉默了起来，内心的苦楚与黑暗无人知晓，曾经那时，我是多么渴望内心能有一束光被照进，那怕能有束光，可以让我远远的看着也好，可惜，终究是没有。

经过一年多的内心挣扎，我依然时常能想起，内心的两个自我，一个仍在期待阳光的照进，另一个却时常黑夜里痛苦。于是两年后，我考进了现在工作的医院，是当地市中心医院，在这里，我更较真工作的是因为：我要好好活着，要护理好更多更多的病人，才能弥补自己的罪过。

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原本以为内心会轻松好多，可是并非如此，发现在这里遇到了更多放弃治疗的病人，就在我接近崩溃时，医院按照卫健委的发展需求，让我遇见了安宁疗护，并接触了安宁疗护。此时，我才断然醒悟，他们并不是放弃，相反他们是放手，是放手生活不被任何束缚的自由的人。

而我也不再是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关注仪器上数据的那个我。如果时光再次倒流，回到六年前，我想我会和他的家人在一起，握着他的手，会鼓励家人给他最后一个送别的拥抱。